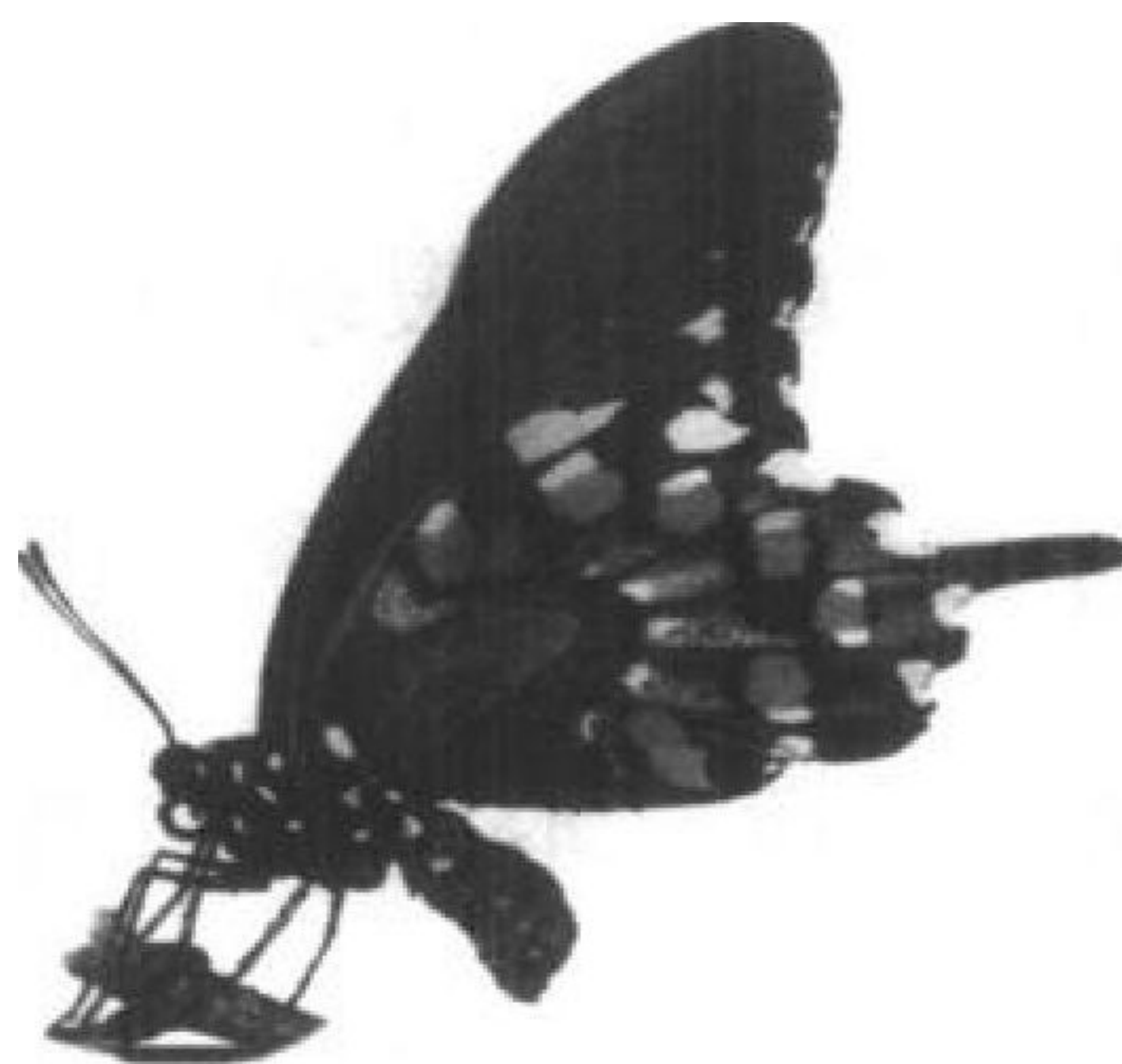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昆虫记



TOMOLOGIQUES

昆虫记

卷四

〔法〕法布尔 著

姜洁 高云松 邹琰 周贻莹 译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目 录

- 第 一 章 长腹蜂 / 1
- 第 二 章 黑蛛蜂 长腹蜂的食物 / 14
- 第 三 章 本能上的差错 / 25
- 第 四 章 燕子和麻雀 / 39
- 第 五 章 本能与鉴别力 / 51
- 第 六 章 体力的节省 / 62
- 第 七 章 切叶蜂 / 73
- 第 八 章 黄斑蜂 / 93
- 第 九 章 采脂蜂 / 107

128 / 第十章 筑巢蜾蠃蜂

151 / 第十一章 大头泥蜂

174 / 第十二章 砂泥蜂的方法

187 / 第十三章 土蜂的方法

196 / 第十四章 蛛蜂的方法

210 / 第十五章 异议和回答

223 / 第十六章 蜂类的毒液

236 / 第十七章 天牛

248 / 第十八章 树蜂的问题



第一章 长腹蜂

在各种选择栖息在我们人类居所内的昆虫中，长腹蜂以其优雅的体态、怪异的习性和蜂巢的结构，肯定算得上是最有意思的一种。它经常光临人们的寓所，而寓所的主人们却几乎不认识它。它孤僻的性格和默默无闻、独守一处的习惯，致使人们忽略了它的故事；它是如此谨慎，以至于它寄居的主人几乎一直不曾注意到它的存在。赫赫声名属于那些闹哄哄、纠缠不休、危害人类的昆虫，让我们试着将这位“谦者”从被遗忘的角落中请出来吧。

长腹蜂极其惧怕寒冷，通常蛰居在使橄榄成熟、使知了歌唱的阳光下；当然为了使家人更温暖，它还需要我们人类寓所中的热气。它一般隐居在农家孤零零的小屋里，屋前有一棵老无花果树，树荫遮蔽着一口水井。它选择了这样一间小屋，夏日里可尽情暴晒在似火的骄阳之下，屋中还有宽大的壁炉，不停地有柴火添加到壁炉中去。当专门用于圣诞节的大块劈柴在炉堂里燃烧时，这些冬日夜晚美丽的火焰就是促使它做出选择的动机。从烟囱黝黑的程度，它能辨认出哪些地方适合它。一间没有被烟熏黑的房屋是得不到它的信任的，在那样的屋子里它一定会被冻僵的。

在七八月的酷热中，这位来访者不期而至，为筑巢寻找合适的地方，屋内嘈杂的人声和人们的来来往往都丝毫不会干扰它；人们并不在意它，而它也不在意其他人。它

一颠一跳地巡视四周，用触角顶端探测被熏黑了的天花板四角、搁栅的每个小角落、壁炉台尤其是炉膛内壁和烟囱。视察完毕，如果它认为这地方还不错，就离开，不一会儿带着一小团泥巴回来，为筑它的窝垫上第一块土。

地点的选择是最多变的，往往也是最奇特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环境要温暖，温度要恒定。烘箱的高温似乎很适宜长腹蜂幼虫的生长；至少它偏爱的地点是烟囱的入口处，在烟囱的管壁上，约有半米多高处；然而这个热乎乎的庇护所也有缺点。受着烟熏火燎，尤其是在冬天，生炉火的时间更长，它们的窝上都积了一层黑色或栗色的烟灰，酷似抹在砖墙上的灰浆。人们也往往将它们误认为是铲刀没有抹匀的灰浆，因为它们看起来与砖墙的其余部分是如此的相似。这种深色的灰浆没什么要紧，只要火苗不来舔舐它们攒成一堆的蜂房，否则就会导致幼虫夭折，好像在砂锅里被焖熟了。但长腹蜂似乎预见到了火苗的危险，它只会将子孙安置在那些管口仅容一股股浓烟通过的烟囱壁上；对于狭窄的、火苗可以侵占整个管口的地方，它则心存疑虑，敬而远之。

然而这种小心谨慎仍然无法排除最后一个隐患。在筑巢过程中，就在它为产卵期的临近所迫而下不了暂停工作的决心时，通往回家的路可能会暂时甚至一整天被阻塞，一会儿是由于一股从锅中冒出的蒸汽，一会儿又是由于糟糕的柴火引起的滚滚浓烟。洗衣服的日子最可怕，大锅中的水不停地沸腾，女主人从早到晚都生着火，她不停地往锅子底下添加各种木屑、树枝、树皮、树叶和一些难以充分燃烧的东西。屋里的浓烟、锅里冒出的蒸汽和壁炉上的水汽，在炉膛前形成了一片密不透风的乌云，我不时会瞅见一只面临如此障碍的长腹蜂。

有一种生活在水边的乌鸦，又称河乌，磨坊溢流口排出的水形成一片瀑布，河乌要回家就得穿越瀑布。长腹蜂比它更大胆，牙齿咬住泥团，它穿越了这片烟云，消失在云层后面，从此不见了踪影，因为那烟云形成的屏障是如此的模糊不透明。只听见断断续续的唧唧声，那是它的筑巢小调，表明那位泥水匠正在工作。蜂巢在云幕后秘密地筑成了，歌声戛然而止，长腹蜂又从一团团的水蒸气中出现了。它行动敏捷，精力充沛，仿佛来自一个纯净明澈的世界；其实，它刚刚搏击了烈火和令人咋舌的棕红色蒸气。只要蜂巢还没有筑成，食物还没有储存，房门还没有封闭，它仍将整天与烈火和蒸气搏击。

然而，这样的情形一般很少出现，难以充分满足观察者的好奇心。我很想亲手布置一层云幕，以便对长腹蜂充满艰险的越火过程作几项试验；但作为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我只能利用有利时机而不能干预或妨碍洗衣服这件严肃的大事。如果我胆敢为了骚扰一只黄蜂而用手触火，我的女主人会对我——一个偶然寄宿她家的客人的脑袋瓜产生怎样可悲的想法啊！“可怜的人！”她准保会这么自言自语。在农民看来，留意小虫子是头脑不太正常的人的怪癖好。

仅有一次我幸运地碰上了一个机会，但可惜那时我没作好利用它的准备。事情就发生在我家的壁炉里，又恰好遇上了一个大清洗的日子。那时我刚进阿维尼翁中学不久，快两点了，再过几分钟，阵阵隆隆的鼓声就会召唤我去参加一场由一些心不在焉的听众参加的莱顿瓶展示

莱顿瓶：最早的一种电容器，1746年生产于荷兰的莱顿。——译者

会。正当我准备出发时，我看见一只奇异的飞虫一头扎进洗衣桶冒出的雾气中。它身姿矫捷，体态轻盈，在一条长线之后还悬着它那蒸馏釜似的肚子，这就是长腹蜂。我第一次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那时我对昆虫的认识还很肤浅，同时也渴望更详细地了解我家的这位客人；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向家人建议，当我不在时由他们来监视这只昆虫的活动，不要打扰它，看住火焰别让它们给这位与火苗为邻的勇敢的建筑师增添麻烦。他们严格地照办了。

事情进展得比我所期望的更好，当我回来时，长腹蜂仍在洗衣桶冒出的雾气后面继续施工，而洗衣桶就置于宽宽的壁炉台下。尽管我急切地想要观察蜂巢的构筑过程，辨认它的食物种类，追踪幼虫的演变过程，因为这些对我而言绝对是新鲜事，但我还是尽量克制自己不给它设置障碍。如果是今天，我必然会在实验中给它们添点儿麻烦来和它们的本能对抗；但那时完好无损的长腹蜂的蜂巢是我惟一垂涎的东西。因此，我非但没有给它设置障碍，反而尽可能减轻它不得不克服的困难的难度。火盆被挪开了，火势减弱了，以便减少可能会弥漫到它的建筑工地上的浓烟；我连着两小时观察这只昆虫在烟雾里钻进钻出。第二天，家里又开始使用那种燃烧得既慢又不充分的燃料；什么都不能再妨碍长腹蜂了。经过几天的不懈劳动，像我期望的那样，它没碰到新的麻烦，顺顺利利地筑成了蜂巢，并在里面安顿好了它的家人。

四十多年来，我家的壁炉再未接待过这样的客人；为了将我仅有的一点儿知识拾掇起来，我只能奢望在别人家里遇见奇迹。很久以后，经过长期实践，我开始考虑不同种类的膜翅目昆虫所表现出的在出生地定居并在蜂巢附近扎根繁衍后代的倾向。它们在蜂巢里获得的最强烈的印象

也许就是应光孵化。现在，我在家中将冬天里四处收罗来的长腹蜂蜂窝，并排放在好几个据我观察认为合适的地方，主要是在厨房和书房的壁炉里；我还放了一些在窗口上，把外板窗关上形成蒸笼；另外还放了一些在早已悄悄地装好了照明装置的天花板四隅。夏天一到，新生一代就将在我选定的这些地方孵化出来，它们将在那儿定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早已预想好的试验了。

可我的尝试总是失败，我饲养的这些小家伙中没有一个再回到自己出生的巢中；最恋家的那些也只是做几次短暂的回访，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长腹蜂似乎生性孤癖好游荡；如果不是处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中，它们一般都单独筑巢，一代又一代自觉地改变巢窝地点；其实，尽管这种昆虫在我们村里很普通，但它们的蜂巢却几乎一个个四处分散，附近见不到旧巢的遗迹；出生地不会在这个游牧族的记忆中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它们谁也不会会在母亲的陋室旁边构筑新巢。

我的失败很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长腹蜂在我们南方城市里固然并不少见；然而，比之城市雪白的寓所，它们更喜欢农村被烟熏黑的房屋。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我们村里那样经常见到长腹蜂，村里的农舍都很破旧，摇摇晃晃，墙上没有涂灰泥，被阳光烤成了赭石色。而我在乡间的住宅并不那么朴素；它雅致、整洁，看起来更像样一点儿。那么，我家的寄宿者们遗弃了我那在它们看来太奢华的厨房和书房，移居到更符合它们品味的附近邻居家去，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至于我养在那间塞满了书籍、植物、化石和各种昆虫标本的标本室内的长腹蜂，则对这些学者的奢侈品不屑一顾，也飞走了，去占据那些只有一

扇窗户，窗前有一口破锅，院里种着一株紫罗兰的黑乎乎屋子。只有穷人才有运气拥有它们。因此，我只能利用一些偶然的机会观察它们，根本无权介入。但我在这儿那儿所见到的一点儿东西，毕竟都证明了长腹蜂的骁勇果敢。为了抵达筑在炉膛一隅的蜂巢，它有时会飞越蒸气和浓烟形成的云雾。它敢不敢穿越薄薄的一层火焰呢？这是我一直打算进行的试验，如果在我的壁炉里进行的那些尝试已经成功的话。

很明显，在选择筑巢地点时，长腹蜂对炉膛的情有独钟，并非是为自身图安逸，因为那儿对它而言是艰险的；它是为了后代的福利。家族的兴旺必须依赖很高的温度。这是其它膜翅目昆虫如石蜂或壁蜂所不苛求的，它们只要躲在水泥穹顶和没有任何遮掩的芦竹中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长腹蜂喜爱的温度。

在壁炉的炉台下，靠着长腹蜂筑在内壁上的蜂巢旁，我悬挂了一只温度计。在一小时的观察过程中，火焰强度中等，温度在三十五度至四十度之间上下。当然，并不是整个幼虫期都是这个温度；温度根据季节和白昼时刻而变化很大。但我想要得到更好的结果，通过两次观察我找到了。

我的第一次观察是在缫丝厂的发动机房进行的。锅炉几乎挨着了天花板，中间只隔了半米。而长腹蜂的巢就固着在天花板上，就在那个一直充满着高温的水和蒸气的大锅炉的正上方。在这个地方，温度为四十九度。除了夜间和节假日有所下降，这一温度终年保持不变。一家乡村蒸馏厂为我提供了第二个观察对象。这个蒸馏厂具备两个极佳的条件吸引长腹蜂：乡村的安宁和锅炉的高温。因此，厂房里长腹蜂的巢不计其数，几乎到处都是，从最陈旧的

机器到那一堆账簿上（税吏在账簿上记录他查看三六烧酒的麻烦事儿），都缀满了它们的巢。其中有一个离蒸馏器非常近，我用温度计去量，温度为四十五度。

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四十多度的环境下，长腹蜂的幼虫能很好地生存。这种温度不像壁炉内的炉火所产生的温度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像冒着蒸气的大锅或蒸馏器的温度那样，是恒定的。对于得在泥巴筑成的巢中沉睡十个月的幼虫而言，酷热是非常有益的。每颗种子的发芽都必须一定量的高温，温度的高低根据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一条幼虫就是一颗将演变为成虫的动物种子，经历一段比橡栗萌芽成橡树更令人赞叹的过程，而蜕变成一只完美的成虫，因而幼虫也需要一定量的高温。但长腹蜂的幼虫所需的温度即使是使猴硯树和油棕发芽的温度，也并不太够。这种怕冷的昆虫是怎样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呢？

壁炉中炉火正旺，几口大锅和几只炉子发出的热气弥漫四周，仿佛人为地制造了一种热带气候；人们并没料到，这是长腹蜂能够利用的意外收获，于是它就随意在一间温暖且灯光不太耀眼的屋子里定居下来。在温室的各个角落，厨房的天花板上，外板窗关着的玻璃窗台上，只要这地方有出口就行；还有谷仓的搁栅上，谷仓每天在阳光下曝晒所吸收的热量都被储存在成堆的麦草和草料中；以及简陋的农家卧室的墙壁上；它觉得哪儿都好，只要幼虫能得到庇护，过一个暖冬。这位气候学行家，炎夏之子，在为家人能安然度过那个它自己再也见不到的严冬而忙碌着。

在选择暖和的定居点时长腹蜂越是小心翼翼，对筑巢支撑物的性质则越显得漠不关心。它们习惯于将蜂巢群落

固定在墙壁上，或搁栅上，无论是裸露着还是涂过灰泥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支撑物，有时相当奇特。举几个筑巢点比较怪异的例子。

我在笔记中曾提及一只筑在干葫芦内的长腹蜂巢。这个窄口的容器就挂在农家的壁炉上，里面放着农夫狩猎用的铅弹。葫芦口一直开着，这个季节它是派不上用场的，于是一只长腹蜂就把它当作宁静的隐居处，大着胆子在里面那层铅粒上筑巢。要想把它那体积庞大的蜂巢取出来，就得打破那只干葫芦。

笔记中还提到了一些千奇百怪的蜂窝，有的筑在一家蒸馏厂的一堆账簿上；有的筑在一顶扣在墙上、只有冬日寒气逼人时才戴的鸭舌帽里；有的在一块空心砖的窟窿里，与一只黄斑蜂用茸毛筑成的柔软的蜂巢背靠着背；有的在一只装燕麦的袋子上；还有的在一截曾用作喷泉水管现已废弃的铅管里。

在拜访罗伯蒂（阿维尼翁一带的主要农庄之一）的厨房时，我更加仔细地观察了它们。这间厨房有一个很宽大的壁炉，一排大大小小的锅里煮着给人或牲口喝的浓汤。工人们成群结队地从田间回来，围着饭桌在长条凳上坐定，安静地吃着自己那一份食物，因为胃口很好，所以吃得很快。在这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里，大家脱去罩衫、摘下帽子，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尽管就餐时间很短，却足够让长腹蜂检查所有这些破旧衣衫并据为己有。一顶草帽被认作是很有价值的窝；一件罩衫的褶皱则被评为很实用的隐蔽所，筑巢工程几乎立刻开始了。工人们从饭桌边站起身，有人抖抖他的罩衫，有人拍拍他的帽子，已有橡栗那么大的泥团就被抖落了下来。

人们离去后，我开始跟女厨子聊天，她向我诉说自己

的苦楚。那些大胆的苍蝇身上沾的污秽把什么都给弄脏了，最让她操心的是窗帘，天花板上、墙上和壁炉上的泥印还可以忍受，但衣服和窗帘上的斑渍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保持清洁，为了把那些往衣服和窗帘上抹泥巴的顽固的小家伙们赶走，就得每天抖动帘子，并用拍子拍打它们；可一切都是徒劳，第二天，顽固的小家伙们又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前一天遭到破坏的工作中。

我理解她的苦衷，同时又为自己无法拥有这些地方而扼腕叹息。啊！我多么希望能让长腹蜂安安静静地呆在那儿，即使它们会将所有的布料装饰物蒙上一层泥巴；我会听任它们去干它们的活儿，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在罩衫或窗帘这种动态支撑物上筑出的巢是怎么样的了！小灌木丛中的石蜂就将巢筑在小树枝上，毫不在意风刮得有多大；但百蜂的巢是用硬灰浆将整个支撑物团团包住，因而十分牢固。长腹蜂的窝只是一堆泥巴，粘在支撑物上没作任何特殊的黏性处理；既没有水泥使筑巢的材料快速凝结，也没有与支撑物合为一体的基座。如此的方法怎能赋予蜂巢良好的稳定性呢？我在装谷物的粗布袋上发现的蜂巢经不住稍微一抖都纷纷滚落下来，尽管布袋上粗糙的针织圈有利于黏附；如果蜂巢是附着在一块垂在桌边、网眼细密的白桌布上，哪怕一阵风吹过它都会抖个不停，那又会怎样呢？选择这样的地方筑巢，在我看来，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建筑师判断失误，不吸取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人的居所中有些地方对它们的蜂巢是十分危险的。

暂且不提这位建筑者，让我们看看它的建筑吧。建筑材料全是烂泥、泥巴，是从湿度适宜的土壤中四处收集来的。如果附近恰好有条小溪，它就会去那儿采集湿软、细腻的河泥。而我居住的地区多石子，这样的工厂不是很少

见就是太偏远，所以我也不是在这种工厂里最常见到长腹蜂采泥的景象的。呆在我的小院里，足不出户我就能悠闲自得地观看它们劳作。当灌溉渠中的涓涓细流昼夜奔流着，使一块块菜田里萎蔫了的蔬菜重新焕发生机时，一些住在附近农庄的长腹蜂很快就得知了这一好消息。它们蜂拥而至，采集那一层宝贵的烂泥，在令人沮丧的旱季这可是极不寻常的收获。有的选择刚刚浇灌过的水槽，有的喜欢顺流而下最后停驻在布满了细小支流的一块水田上。它们扇动双翅，四足高高翘起，黑黑的肚子卷起触到它黄色的爪子，用上颚仔细搜索着，从闪亮的淤泥表面挑选出精华。能干的主妇为了不弄脏自己，小心地将衣袖卷起，干起脏活儿来也不比它们更出色。这些捡泥巴的虫子一点儿也不脏，它们是如此小心翼翼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将身子往上翘起，也就是说，除了足尖和采泥工具——上颚，整个身体和烂泥保持着距离。就这样它们采得了一块块几乎有小豆子那么大的泥团，然后用牙咬住泥团往回飞，为筑巢再添一团泥，不一会儿又再飞回来收集另一块泥团。只要泥土仍然湿润，且湿度适宜，这样的工作就会一直继续下去，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也不例外；因为附近总有不停地搜寻泥浆的建筑工。

它们最常去的地方是村中的大水池，那儿有一片宽敞的半圆空地。这一区的人都来此给骡子饮水，牲畜的践踏和水池中溢出的水把四下里变成了一大片黑色的烂泥地，即使七月的高温和凛冽强劲的西北风也无法令它干燥。这片泥床，对行人来说是如此可恶，却为长腹蜂所钟爱，它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此地聚会。当您从这片臭哄哄的泥浆前经过时，总能看见几只长腹蜂正在饮水的牲畜的四蹄间采集泥团。

它们采集泥团的地点本身就可以说明，灰浆收集时就已完工，立即可以使用；当然，为使灰粒均匀，得先把泥团搅和在一起并剔除粗糙的颗粒。其它用黏土筑巢的建筑工，比如石蜂，它先从被踩实的道路上精心挑选干燥的灰粒，再用唾液将它润湿使它具有可塑性，在唾液的作用下这灰粒很快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它们干起活儿来如同泥水匠一般，知道怎样用少量的水将水泥和沙搅拌在一起。长腹蜂可不懂这门艺术，对于化学反应的奥秘它是一无所知的，泥巴被采来时是什么样，用于筑巢时仍是那样。

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从采集者那儿偷了些泥团来，把它们与我在同一地点用手指采来的泥团相比较。无论是外观或是特性上，我都没发现这两者之间有任何不同。对蜂巢的检查，也证实了这一比较的结果。石蜂的建筑是由坚固的墙壁构成，可以在没有任何遮掩的情况下抵御持续不断的雨雪侵蚀；长腹蜂的蜂巢则缺乏凝聚力，绝对无法应付大自然的无常变化。我在它们的蜂巢表面滴了一滴水，触水的那一点就变软了，回复到原先的烂泥状；往蜂巢上稍微浇点儿水就像下了场小雨，会使它们变成一滩烂泥。它们的蜂巢原本就只是一团晒干了的淤泥，一旦沾湿就会立刻恢复原样。

显而易见，长腹蜂没有改良泥团使它变成灰浆；它只是照原样使用泥团。同样显然的是，这样的蜂巢并不适于户外，即使幼虫没有那么怕冷。一个能将蜂巢遮掩起来的庇护所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遇到雨水它们的窝就会变成一堆泥巴。这样，暂不提温度，有关长腹蜂对人类居所的偏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是在人类的居所里，长腹蜂得到了比别处更好的、能抵御湿气侵袭的保护场所。幼虫

所需的温暖和蜂巢必不可少的干燥，这两个条件在我们的壁炉台下都同时具备。

尽管还未最后粉刷，整个蜂巢都暴露在外，但长腹蜂的建筑仍不失优雅。它由很多个小房间组成，有时并排在一条线上，彼此紧挨着（这时建筑物看起来有点儿像一支排箫，管子都短而雷同）；有时（这种情况更常见）是数目不等地集结在一起，层层叠叠。在那些最拥挤的蜂巢里，我数了数有十五间蜂房；其他一些只有十间左右；还有一些更少，只有三四间，甚或只有一间。在我看来，前者就相当于它的产卵总数；而后者则意味着只产了部分卵，虫卵稀稀落落，东一点儿西一点儿，也许是因为长腹蜂母亲在别处找到了更理想的产卵地。

整个蜂巢近似圆柱形，直径从顶端到底部逐渐增大，长三厘米，最宽处约十五毫米。蜂巢表面抹上了一层薄浆，十分均匀光滑，可以看出一条条凸起而倾斜的细纹，令人想起某些花边饰物的螺旋形流苏。每一条细纹都是建筑物的一层基石；夯完一层土长腹蜂就往上筑下一层土，细纹就是这么来的。数数有多少条细纹，就知道长腹蜂为采集灰浆奔波了多少次。我数了一下，有十五到二十条。单单为筑一间蜂房，这位勤劳的建筑工就得为搬运建筑材料来回飞二十多次，甚至更多，因为任何一间密不透风的圆形蜂房，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有蜂房的主轴一般都是水平或略有点儿偏斜，出口总是朝着高处。出口的朝向必须这样，一只坛子只有不被颠倒过来才能存放东西。长腹蜂的蜂房只不过是一只用于储存食物——一堆放小蜘蛛的坛子，这只容器平放着或稍许往上扬就盛住了里面的东西；但如果让开口向下，那它里面的东西可就全掉光了。我略微多费了点儿笔墨在这无

足轻重的细节上，为的是指出很多书本所犯的奇怪的通病。我发现无论哪本书上所绘的长腹蜂的蜂巢，开口都是在蜂巢底部。这样的图画总是被描来绘去；今天人们仍在复制以前错误的图画。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犯这错误，竟让长腹蜂经受这种如此艰巨、不亚于达娜依特的水桶的考验：填满一只颠倒过来的坛子。

随着产卵期的临近，蜂巢一个接一个地建好了，里面塞满了蜘蛛，然后被封闭起来。蜂巢的外观一直都分外优雅，直到长腹蜂认为蜂巢的数量足够时，它便停止筑巢。然后为了加固蜂巢，它用一种防御性涂料将所有蜂巢都掩盖起来；它挥舞铲刀将蜂巢乱涂一气，没有丝毫艺术性，也全无筑巢时那种不遗余力的精心而耐心的修饰；采集来的泥团不经任何加工就被它用上颚尖随随便便往窝上贴，几乎都不加平整，一层粗糙的涂层淹没了最初的雅致。蜂巢间的沟纹、螺旋形流苏状的密封圈、粉饰灰泥的光泽，全都被掩盖了起来。蜂窝的最后模样像一只隆起的奇形怪状的瘤子，似乎是一团偶然地猛溅到墙上并风干了的泥巴。

石蜂也是这么干的，当它在一块卵石上筑起一座座优美地镶嵌着沙砾的小塔形蜂巢后，这位最优秀的水泥工就用粗糙的灰泥涂层将它的艺术杰作掩盖起来。为什么无论石蜂还是长腹蜂，在工程完工时，都要将它们的作品——精心雕筑的蜂巢表面用灰浆掩埋呢？人们不会先竖起一座卢浮宫然后再用镘刀往廊柱上抹污秽，但我们切莫固执己见。对它们而言，只要能给幼虫提供一个安乐窝，蜂窝的美丑又有何意义？我们应该料想到这些无意识的艺术家可能会有的一切不合逻辑的行为。